

(選自「身心障礙女性性別意識培力計畫作品輯-寫自己的故事」)

擁抱：傾聽真實的聲音

by 鄭美里 (社區大學講師、寫作團體帶領人、讀書會帶領人)

不能否認，當我第一次走進上課的教室(有長桌、投影螢幕...等的會議室)時，心中感覺忐忑，按理說這樣迷你的小團體，對於已經帶領生命書寫超過十五年的我這隻老鳥來說，竟然還會緊張，實在不合情理，但，我是真的有些不安和迷惑，因為這一次我要帶領的寫作班成員不同於以往，她們是身障的姊妹，成員只有五位，而每一位的障礙別都不同(包括：肢障、聽障、視障、腦麻、多重障礙)，儘管我已經事先閱讀她們的基本資料和簡介，對她們的表述能力印象深刻，但真實的她們究竟如何?她們會不會接受我(畢竟我很少站在一個似乎是天生就主流的位置)?

關於障礙者的世界和感受我很無知，我怎麼敢接受身心障礙聯盟的邀請，擔任這個寫作班的帶領人，這主要是基於我對生命書寫的體認和信心，我知道透過書寫生命故事能夠讓人獲得多大的益處，而寫作團體所發揮的支持力量則是我一再親身參與、親眼見證的。我知道這是一趟值得追求和探險的旅程，不論對我或對學員都是。

整個工作坊從規劃主題、尋找共讀文本、上課進行方式，一直到閱讀作業給允回饋，以及之後的作業分享和討論，於我可說是一次又一次同理心的學習，過程中我們不斷經歷的是如何在「相同與差異」中彼此看見和貼近——我們都是女性，同樣都由女孩長大成為女人，但我不曾因障礙而遭受太大的不便和歧視；我們都有愛與被愛的渴望，我也有感情的傷，但源頭不是來自障礙。大多數的時候，我是最無知，因而也是受到震撼和學習最多的人，但她們也有必須要同理我的時候——我是團體裡最年長的，今年正好五十，說到這兒，她們「好心」而慧黠地笑說：「老師，你不一定要告白.....」。儘管我們分享的經驗有不少是傷痛、是眼淚，然而，因為有了夥伴們的理解、回應和陪伴，曾經受傷、冰凍的心變得溫暖、不再孤獨。更多的時候，我們這個小團體充滿了笑聲和幽默感。

編輯這本成果輯讓我重新再讀姊妹們的文章，又再一次深受感動，我為姊妹們所經歷、承受以及進而轉化、錘鍊的生命感到不可思議，我也為自己有幸參與這趟生命書寫的心靈旅程感到無比喜悅。我相信打破刻板印象和汙名，最有力的方式是分享故事，是去發抒並傾聽真實的

聲音，希望讀者也能從這本輯子裡的生命故事而有所啟發。差異必然存在，人我之間願意跨越自身侷限去理解他人、相互欣賞，才是跨越障礙，讓生命自由、成長之道。

.....

「礙」的世界，我的喜歡和不喜歡

By小魚/蔡心于（仔細保護著自己生活細節預防任何一處失衡的天秤座，夢想一輩子不要工作但也到了必須該找工作的年紀，江湖人稱靠北小魚。肢障/重度）

生活中每個人所喜歡與不喜歡的這些事情並沒有對錯，它們所帶來的種種情緒都代表活著、真實存在的感覺，起初覺得大家所分享的經驗，只是和常人一樣再稀鬆平常不過的日常罷了，但透過老師漸進式引導下，才發現自己所寫下的大多都和平常生活遇到的困境存著潛在的相對應關聯，像是大家不約而同地都喜歡安靜自己獨處，因為只有自己面對自己時，才不用再戴著和外界相處的假面具；像是和家人朋友外出時，他們注意到的可能是美麗的風景，而我們是欣賞那個地方的無障礙設施，完善的無障礙環境帶給我們的是滿滿的安全感，不友善的則是讓我們如坐針氈，每分每秒都處在緊張擔心的狀態；同樣地，我們也都不喜歡沒禮貌的人、沒有溫度的讚美，例如萍水相逢的路人不經意的眼神、沒來由、沒花時間深入了解你的一句「加油！」或是「你好棒!你是生命的鬥士」，這會讓我覺得不舒服，因為有時我們就只是像常人一樣外出參加活動而已，而你只注意到我們外在的不方便，隨口的、不真誠的「生命鬥士」其實會形成我們莫名沉重的壓力。

在今年八月第二週週末，我報名了一場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座談會，座談主要是想了解個障別的困境，然後呈報給公家機關尋求方法、擬定政策使障礙者在家庭、學校、社會能生活更為便利，因為以前我所獲得的資訊不那麼充足，再加上外出面臨種種的困境，所以很多活動都是這個暑假才知道、才勇敢跨出第一步參加的，在參加座談前，原先我也都只以自己肢障者的狹小角度出發，無奈的覺得這個社會某些地方確實是滿不方便的，無論是在學校或外出旅行聚會，有些公共場合常沒有電梯或”完美”的無障礙廁所，只能反映等待或自己默默更改原來規劃，後來透過那場座談，聽到視障者、聽障者、精障者、智障者…等的分享，學著站在不同障別的立場思考，才發現這個社會真的是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不友善太多了……好比導盲磚出現在危險的路段、天災來了國家沒有統一的訊號，讓視障者知道、平時沒有字幕的網路

節目或座談表演聽障者總要自己想辦法尋找手譯或聽打協助，而費用又是另一大問題、新聞只要出現亂象，精障者又會被汙名化、有時文宣或重要訊息上太複雜的圖文，無法讓智障者清楚了解其意……等。

從各方面來看，我們的社會經常排斥不一樣的人，有的人可以輕易地去選擇他的喜歡與不喜歡，但也有大部分限於障礙、社會、環境，無法像常人一樣輕易地去選擇，比方說，前面列舉的障礙者們；比方說，多元成家同性婚姻在台灣或某些地區不合法被汙辱謾罵；比方說，生活上身形特別大或特別嬌小的人，市場上可以選擇的衣物通常很少，基於刻板印象，漂亮的服飾就是要穿在標準身材的人身上才好看，其他不是標準身材的消費者需求就比較不會被重視；再來是月中才剛和一個長期茹素的朋友一起去唱歌，聚會中服務生也是有點不耐煩的表示樓下餐廳素食者可食用的菜色很少；而障礙者出門在外參加活動所碰到的類似情況更是常有的，好比店家或活動主辦常會說：「我們這裡沒有無障礙設施喔！為了您的安全，我們建議您可以多加考慮再做決定……」

雖然以上有些客氣話表面上好像都是有給你選擇的機會，但實際深入本質來看，很多是根本已幫你決定好的假平等，不過我們要瞭解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種需求，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如果每個人都一模一樣，那等於沒有自己的特色，如何互相學習、互相合作？我們內心必須擁有堅定的信念，和別人有所差異並不是錯的，經濟有貧富差距，水準也是有高低之分，而這裡的高水準是指我們需有足夠的智慧去包容接納一切我們有所不同特質的人。

.....

從女孩到女人—障礙女性的相同與不同 by小魚/蔡心于

女孩歷經生理、心理一連串奇妙的過程後，成為女人…從任性的孩子，開始有了月經、開始練習穿胸罩、開始面對外界對於妳「成為女人」帶來的困擾、開始面對所謂的愛情，一步步變成外表成熟的大人，這就是一般女生生命的過程。

而有障礙的女性在面對這些過程往往比一般女性更為辛苦一些，好比平常上廁所已經極為不方便了，更何況是在月經來臨時，如廁時間更是磨人，平時忍受著身體上的病痛外，又要承受月經來時的腹痛難止、因手部功能不靈活，也無法精準使用衛生棉，好不容易都處理好後，又總是坐立難安擔心自己沒處理好，它隨時會漏出來。

購買胸罩和其他的衣物也是一樣，更常會有一些阻礙，可能要找夠寬敞夠友善的店家買，

否則輪椅無法順利進出走道或更衣間……等，或是和我一樣，通常是由媽媽幫我、帶我去購買，小時候，我都滿聽話的，加上那時也還沒發育，隨便買都有，所以媽媽隨便給我穿甚麼我都可以接受；長大後，我們為了我的衣著是常有爭執的，因為我的衣物變得不是那麼好購買，常媽媽明明原本是要外出幫我買好看的衣服，回來時卻總是只有媽媽自己的，原因可能是剛好尺寸不合、或我們對於”好看”的意見不合…等，雖然清楚這樣的狀況，有時還是不免無奈，也很羨慕弟弟們已不用依賴媽媽，可以自由去選擇自己喜愛的，不過幸運的是，五阿姨的工作是在做衣服的，雖然不能常麻煩她，但偶爾還是可以請她幫忙修改，或從她那裡獲得適合我的衣物，是很開心的。

從古至今男女的不平等、女生被騷擾的狀況，身障女性也是少不了，有時不僅僅是肢體上，言語、眼神更是造成當事人不舒服，再加上妳本身有障礙，有時還會被輕視、被騷擾得理所当然，若妳懂得適時反抗、向外尋求協助都還好，更糟的是，有時候妳好不容易提起勇氣、放下恥感告訴了旁人，旁人還會因為妳不健康的身體隨口說一句:「不可能啦!」那真的是很痛的二度傷害。

幸好我成長記憶不舒服的部分就只有那個沒甚麼”水準”的長輩朋友，上下打量我一番:「妳喔~該長得不長……」雖然僅是一句輕蔑的話，但真的令我非常不舒服，也覺得荒謬……不過後來有告訴媽媽，家人也與他漸漸不走那麼近了。媽媽和表姊平時聊天，或多或少也都會與我分享到她們過往自己被騷擾過的經驗，所以有很多的機會教育為底，我應該已算滿會保護自己的了，慶幸的是，從小到大我身邊其他的男性都給予我很大的尊重，像是去辦公室問男老師課業問題，老師會主動問我在哪個空間比較方便自在；或是跟男同學談話，彼此也會保持適當的距離。

在愛情這一塊，身障者時常很容易被忽略，或被當成不會長大的小孩，尤其是女性的障礙者，常被要求要比男性障礙者更加獨立，因為男性障礙者若是沒有伴，家屬常會想說用錢去買賣婚姻(照顧)即可，換作是女性障礙者，對方家庭或是社會上一些跟妳無關緊要但極不明事理的人常會有多餘的擔心，像是妳若不健康要如何照顧家庭、妳的障礙狀況有辦法養兒育女嗎?妳生下來的小孩是否會和妳有相同的疾病?……等，有時甚至連是自己或家人也已經就直接認定妳(自己)不會有成家的可能。

不一定是面臨婚姻，光是青春期身旁有些朋友在談戀愛時，就會直接認為妳一定無法像她們一樣擁有戀愛，自以為好意的避諱去跟妳談到這一塊……而特別喜歡研究同志議題的我，在

某次講座也聽過聽障同性戀被迫去做愛滋篩檢被詢問的過程，是很困難且很沒有隱私的，因為有時必須依賴手譯員輾轉再翻譯給醫生，但聽障同志其實跟手譯員可能並不認識阿!

最近也常在想:像我平常會欣賞帥氣有禮清秀的男生、也會欣賞有氣質又細心俐落的女生，除了前面提到的聽障者面臨的困境，若是其他類別的身障者剛好也喜歡同性，那處境又會是如何呢?是否會遭受到更不平等、更不合理、更多意想不到糟糕的對待呢?無論身障者或同志甚至身障同志，在過去或現在並不是主流的，但也應該享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基本人權。

而我現在也只是停留在想的階段，即使漸漸有少數異性的邀約，我都巧妙地婉拒了，也許還弄不太懂自己的心思，也許只是單純不喜歡，也許是對於自己是喜歡男生多一點還是女生多一點，好像界線也越來越模糊……但後來想想那又怎樣呢?我還是我啊，無論如何，我知道我不會做危害到他人的事，認真努力做自己就好，很認同也很喜歡那次講座講者說的那句話:

「我是一個甚麼樣的人，一定得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嗎?」我也覺得自己的人生應該由自己定義，不必老是活在別人的期待中阿，不是嗎?

.....

有聲與無聲，一字之遙

By 林珍如（任職於龍門國中，喜歡閱讀，聽障/重度）

小時候我可以聽見聲音，最初的語言發展時期，國台語夾雜著，跟著阿嬤學台語，媽媽則教我國語，而真正發現聽覺有問題是在我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老師叫了我的名字半天，我依舊不為所動，每每上課時手心滿是藤條烙印，當然被處罰完，膠帶從嘴巴撕下的痛也仍心有餘悸，那一回的印象很深刻，上課愛講話的時候會特別吵鬧。後來做家訪時，老師跟母親說了我上課的情況，建議她帶我去醫院檢查聽力狀況，也許就在那時候我們家才發現我會講話是會講話，但有點兒大舌頭的感覺，卻沒想到因為聽覺受損，有些音感我抓不準。

之後不斷地跑遍大醫院檢查，中西醫的治療依舊無法挽回僅存的聽力，母親很自責那時候怎麼沒有及時發現我的狀況，導致往後在求學階段或者人際關係上，引起不少誤解。媽媽不知道該怎麼去教育聽損兒，而且還是兩個孩子都聽不見，但所謂的聽不見，就是小小聲我們沒反應，大聲叫才會知道別人在跟我們溝通。家境不寬裕的爸媽，還是咬牙買了人生最第一台助聽器配戴來當我和妹妹的輔助，只是小時候的我們，超級不喜歡在身上配戴有的沒的，感覺是累

贅，妹妹甚至還故意破壞她自己戴上的那一台輔具。

戴上助聽器後重建語言的日子裡，經歷過反抗時期，抗拒配戴輔具，也討厭跟同學在一起，因為我跟他們不一樣，有一度被男生欺負到跟他打架揍了他一頓，當然導師後來把我們兩個分開，而他從此就沒再做些讓我不舒服的動作。在我成長的年代裡，身心障礙這一詞並沒有普遍為大眾所接受，就連自己的父母也是不讓孩子曝光在長輩面前，小孩子是很敏感的，稍稍用眼神觀看，也開始自我厭惡，討厭自己本身的情況，為什麼是我聽不見，甚至不能跟同學們自然地講悄悄話，當年的老師也從沒受過甚麼特殊教育訓練，而我們只是被動地長大，被動地讓自卑感日益留在心靈深處。

一直到大學之後，視野開闊，特別是我選的志願都很故意挑在遠地念，急著想擺脫掌控與束縛，我曾經在北部的陽明山念過一年大學，興趣不合直接重考，最終還是讓自己選到想念的校系。我的人生不斷地在改寫，用不同的心情，用文字，用眼睛觀察這世界的脈動。我感謝父母，在有聲的世界，他們的教育方式不是最優也沒有很壞，依照他們想法讓我們與一般人拉近距離；處無聲的時光中，我喜歡跟類似的朋友們相處，簡單也能同理自身感受。有聲與無聲，儘管只有一字之遙，我可以同時感受兩者間的不同層次。

.....

微笑曲線 By 林珍如

對於未來，著實是充滿了不確定性。

總感覺這些年的工作歷練會不斷地磨掉充滿幹勁的心情，一股油然而生的恐慌悄然攀升，直到在與好朋友聊過後瞬間豁然開朗，原來我總是執著在過去的菁華，過去的青春年華，渾然不覺當下的精彩。

羽說：「妳有沒有聽過微笑曲線？人生就像微笑曲線喔，現在的我們是開始慢慢往下走，每一天的生活考驗正要開始，或多或少會有挫折，我們要努力慢慢過，放慢腳步，學會放輕鬆過日子，一旦通過最低點，就會往上爬，像是 U 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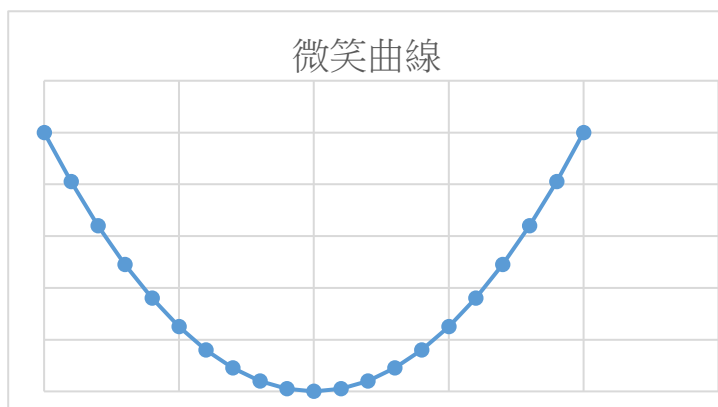
她指著畫著微笑曲線對我說：「現在呀，我們正處在左邊的第 2 點，左邊第 1 點是 25 歲前，還是高中女孩的時候，記得嗎？我們經歷不少事情，衝突、磨擦，那一年像是從彩色灑過去又成了灰色的青春，而彼此面臨友誼的考驗，聯考的壓力，初戀的酸甜苦辣…等。」

接著她往下指著：「第 2 點是 35 歲，第 3 點是 45 剛好是最低點，也是責任最重的時候，也許有一天我們會結婚生子，會有自己的小孩說不定，每個角色的扮演都是女人的歲月，念書

時我們是學生，畢業後成了職場新鮮人，隨著時間變動，我們又經歷結婚生子，或許在將來的日子我們也會看到兒女成群的那時候，所以這一點是女孩階段，那一點是女人意識抬頭時機，人生像是起伏的波浪，慢慢往上爬又會瞬間滑下來，未來我們一定會苦盡甘來。」

羽語重心長的告訴我：「所以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即使我們處在無聲的世界，面對的苦難不少，親愛的，要看清楚自己想要做什麼，讓事情順其自然完成，自然而然就會輕鬆了，既然是人生功課，把它做完就好了，別停留在負面想法，當然中間有很多捨與得，要想你現在擁有的(現有資源)要如何運作與分配，那麼日子就會很自然的過下去，不是嗎？」

老友，謝謝妳的人生智慧，讓我在此時此刻變得更加勇敢。



天使

By 陳佩琪（目前任職於宜蘭大學，6年級生，多重障礙/重度）

據說，每個孩子的誕生是上天指派來的天使，然而，如果「天使」像西方文學中說的是象徵著歡樂與幸福的到來，那「折翼天使」呢？摧毀歡樂與幸福的開端嗎？

盛夏的午後，女人帶著期待的心情來到了醫院，等待一個新生命的降臨，女人帶著忐忑不安本分不安的心情躺在生產檯上，這段時日她心裡的不斷得自問「這胎是男孩，還是女孩呢？前一胎我已經生女孩子，多希望這一胎是男孩呀！」過了許久產房內傳來了『生了，生了，是女孩，小孩有狀況。』所有的期待在瞬間消失了…。

小慧長成了一個漂亮、聰明的女人，有人曾經說她是個帶有一種無名氣質的女人，但是這樣的她卻未曾讓她擁有平順的一生，相反的因為小慧肢體上的障礙，造成她過得比別人更辛苦，在那個封閉的社會環境，醫療體制不完整，以及重男輕女的年代，她的出現是不被期待的。

她生在一個傳統的農村家庭中，加上父親當時的工作又不穩定，她的存在顯然成了麻煩製

造者，還是個差點被放棄的孩子，那個家庭也曾經因為她需要龐大的醫療費用，而衝突不斷爭吵不休。直到小慧三歲，那一年父親很幸運得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母親便開始帶著小慧到處求醫，並且告訴她婆婆：『媽，現在要治療小慧需要錢，以後拿錢回家會比較不固定。』婆婆回：『不用治療了，長大就好了。』母親又回：『如果長大後會好那是她的命，就算不會好，不用讓她以後怨恨當初沒有治療她。』就這樣，母親堅持每個禮拜帶著他北上就醫。那時候，就連想讓小慧接受教育都是一種奢望，因為似乎沒有學校願意接受她，上幼稚園時沒有一間學校願意收她，最後是一間新開的天主教幼稚園收了她，這樣的狀況在她的成長過程中似乎不停的上演，這樣的經歷使她比同齡的孩子還要成熟，她提早看清大人們的嘴臉。

小時候常聽大人們說障礙者都是『天公仔子』，如今想來還真是如此，小慧就真像是所謂的天公仔子，她一直到六歲才學會走路，在會走路之前唯一讓她可以自由活動的工具，就是那臺特製學步車，也因為那台坐上那臺學步車，她為了要撿掉下去的東西常常翻車。有一回，媽媽去買菜心想一下子的時間，於是將她一個人留在家裡，誰知道，這一下子的時間她已經連人帶車的『叩！叩！叩！』從二樓滾到一樓，原以為，慘了！慘了！這下子不知道傷得有多嚴重呢！誰知道那時候她居然毫髮無傷！學會走路之後，因為平衡感不好造成她不斷地跌倒，身上大大小小的傷多到數不清，小時候雙腳膝蓋上的傷口更是沒有好過的一天。令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是，她剛學會走路沒多久，跟著媽媽出去玩，那時候媽媽說：「要回家了，小慧該走了」頓時間，她的膝蓋突然痛到站不起來，小小年紀的小慧，當時唯一的的想法是『不會吧！從此以後又不會走路了吧？』心裡面負面的想法不斷的在她小小腦袋裡盤旋著，媽媽也到處求醫問神的，但都找不到原因。最後，卻是莫名其妙地好了，至今依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所以，如果說貓有九條命，那麼對障礙者來說，他們真的比貓更厲害呢！

或許，對小慧而言，曾經，她曾經是摧毀幸福開端的折翼天使與不被看好的生命，但在她成長過程中有個不放棄她的母親，以及守候與保護她的家人，讓她即便是在艱難的困境裡，還能有力氣繼續往前邁進，使她逐漸成為一個帶來希望與歡樂的天使。

.....

陌生的親人 By 陳佩琪

網路上正撥放著『阿嬤的話』這一首歌，聽著、聽著，讓我想起了您的身影，好陌生的身影喔！念書時聽著同學、朋友聊到了與他們的阿公、阿嬤祖孫情的時候，那時我總是毫無感覺的坐在旁邊冷冷的聽著，感覺上您從來都沒在我生命中出現過。

您是個勢利、短視的女人，在您的眼裡所看到的似乎只有錢（或許這樣的形容對您來說不公

平)，那年，我的出現或許對這個家庭來說是不祥的，是個討債鬼吧？所以您十分的不喜歡我們家，不喜歡我，甚至害怕我散盡家財不希望媽媽醫治我的病，有一次，那是我剛學會說話的時候，您學我說話口吃的樣子，事後我很難過的告訴媽媽，您卻不承認還說我在說謊。我知道，您的心裡是多麼的不想承認我是您的孫女，但是這一切都是無法改變的事情了。

告別式的那一天，靈堂前都是您的親戚、朋友還有子孫，那時候的我冷冷得望著遺照上的您，心裡唯一的想法是我終於解脫了，不用再背負著『不孝子孫』的罪名。

您說過，我的病，長大就好了。現在長大了，病，卻從來沒好過……。

.....

我得了一種病

by 許映琪(心思細膩，熱愛寫作，目前就讀戲劇研究所，視障/重度)

1. 游泳

小五小六的暑假，幾乎每天都和 Kelly 到泳池報到。

"喔你們玩得那麼激烈喔?"有一次我的腳底板不停嚴重抽筋(後來才知道是體內電解質不平衡所致)，泳池畔的救生員這麼對我說。

他不知道那是因為我得了一種病。

2. 醫院

在醫院的重重檢驗之下，終於確診我雙眼的紅彩炎是起因於貝西氏症(Behcet's Disease)。從此，每周一次到每月一次頻率不等的複診成為我生活中的例行公事。台北榮民總醫院第二門診大樓六樓七診也因此成了我難忘的童年生活場景。

那一年我九歲。

3. 畫畫

和 Kelly 真的很要好---每每到了要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總聚集在她家，一起做一整個下午的美工。

上了國中還一起到郭老師的畫室學版畫。

刻著我人生中的第一塊壓克力板，握著錐子的首份外慎重，心裡想著這也許就是我人生中

的最後一張作品了，一定要盡力做到最好。

後來這幅畫果真也成了我生命中最後一塊壓克力版。

4. 愛哭

小時候我是個超級愛哭的小孩，和同學相處的摩擦、考試成績不理想，種種生活的小刺激，總能熱來一陣大珠小珠落玉盤。

年幼的我一度深信，我的眼疾是上天對我這個愛哭小孩的懲罰，也許哪天當我不再愛哭了，老天爺就會把這個懲罰給收回也不依定。

5. 電視

只能"聽電視"而不准"看電視"，在我的疾病確診之後媽媽曾一度這樣要求我，然而我卻不曾真的照做。

十九歲時我中途失明，如果我當初真的對此身體力行，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局？

只能說儘管疾病在身，看得見隊中途失明前的我而言還是太理所當然的一件事了。

.....

給妳 by 許映琪

回首過去中途失明的歷程，起先我覺得自己面對得並不好，但接著我想到了妳，忽然就明白了為什麼周圍的人都對我這麼好「(仍是受寵若驚地接下這份禮物)。

什麼是障礙？障礙者是誰，又應該如何生活？我在這些理所當然的事情上鑽牛角尖，這卻是妳對獨立思考的堅持。當其他人告訴妳，障礙是一種需要，妳更擴而充之，說障礙是外於人自身的，人、技術物、環境，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當其他人告訴妳障礙者式異能者，妳更顛覆既定成見，讓旁人在被認為是明眼人專長的閱讀的領域中，看見妳的傑出表現；當旁人稱許障礙者為達成與非障礙者同等的成果所付出的多餘努力，妳基於認為障礙者就是一般人的信念，拒絕讓自己沉溺於言過其實的讚美中。這些摸索讓我對自我的定位顯得不完全政治正確，我卻也在真實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夾縫之間，看見妳的個性、妳的自由意志的彰顯。

妳沒想到我會一頭栽進對戲劇的熱愛裡，但我相信你會以我為傲。有人告誡我可能遭遇的刁難與阻礙，這卻只讓我更加躍躍欲試：我即將有機會在相當實務的層面上，體現妳抽象的哲

學價值。我之所以敢踏出這一步，並且打死不退，是因為妳早已在我之前，做出了決定。

如果說，二十三歲的我有什麼異於常人的人生哲學，這都要歸功於十八歲的妳：妳曾深受憂鬱所苦，並且在走出憂鬱的歷程中屢有跌撞；曾經妳深信諮商師所指引的明確方向可以通往生命的出路，如今妳卻發現終究只有自己能給出生命的解答。妳深深體會，聽命行事與自食其力之間的不能相容，看似「正確」的遵醫囑，卻讓妳付出主體性作為代價；儘管越過兩點之間最短的直線距離，意味著更多旁人眼中的犯錯、意味著更多的痛，卻能讓妳得以不成為心理學知識系統中被管理的客體，而得以在每一個當下看見自己、忠於自己，在每一個真真實實的作難中，做出自己的選擇；雖然改變，卻不自我疏離，永遠地自主、永遠地自由。

因此，雖然我的障礙曾與我受挫的人際經驗糾纏，引起旁人對我不能坦然接納障礙的誤解，我仍要謝謝妳，帶我走了這一段路；因為有妳的拒絕理所當然地相信任何事，我才能夠捍衛我之所以為我的重要部分。謝謝妳，這封信，給妳。

*

後記

有時不免想，這樣的我就算沒辦法得到祝福，也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若把我尋找自我定位的過程攤開來看，或許也並非毫無可形理之處。

當時的我有著認真要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唯求真實，拒絕正向思考；對當時的我來說，說障礙是一種需要、每個人都有需要幫忙的地方，以此種「信念」作為障礙者身分的核心實在不夠強而有力，而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所倡議的真實，對我而言就要來得有說服力得多。更甚者，將障礙是為一種人、物、環境間的互動關係，把「障礙」的焦點從個人身上移到了整個社會，咎責的對象也發生移轉，提供服務給障礙者不是愛心的展現而是在還給障礙者其應有的權利，這樣的想法也和當時致力於尋找他人與自我之間的責任平衡的我的價值觀相契合。

只是，努力想要把「何謂障礙」理出個頭緒的我，儘管花再增進自身能力上的努力也並沒有少，難免予人光說不練之感，我把障礙視為外餘人自身的技術性問題的想法也和把障礙視為內在本質的標準障礙觀有所不同；其實，我只是不想要把「差異」與「劣勢」畫上等號。

所以，我面對得並不漂亮，但總歸還是很有自己的個性；在某些人的眼中我在逃避接納障礙，這卻不是最真實的我---我只是一個有著很多生命的迷惘的普通青少年罷了。